

文艺空间

艾涓 著

我的朋友是把我去了。我们很少能有机会聚在一起，在忙在的。偶尔打电话问候一声。我的朋友常常会讲一些惊人的事或感人的事，在朋友间引起共鸣。那些感人的事大家一笑了之，而感人的事就让我们感叹及羡慕，向他学习的心思也多了起来。自然，我的朋友成了圈子里的领袖人物。他也以领袖自居。他的地位不容侵犯。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文化资源丛书

“豆腐块”的遐想(代序)

樟叶

我说的“豆腐块”指出版业的一句行话,意为短小精悍的好文章。我对阅读这一类的美文情有独钟,每每于工余饭后,一杯香茗在手,坐在案旁,身心放松地进入“豆腐块”的世界,犹如享用丰盛的大餐,顿觉色香味美、耐饥解渴。艾涓先生的随笔集《艺文空间》就是由这样的“豆腐块”精心烹制的文字大餐,读来赏心悦目、引人入胜,掩卷则回味无穷、发人深省。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工于诗歌创作,现今已是陕西省颇有成就的专业作家。他的作品入意境、抒真情,无论写景、咏物还是记人,都能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融入其中,进而营造出不同凡响的意境。无奈我说话发音不懂抑扬顿挫,否则我真可以用他的诗唱出歌来。当年他经常在课余从书包里拿出几张剪报埋头阅读。这些剪报用装裱国画的工艺按同一规格剪贴,都是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报刊上发表的美文。有文言体,有白话文;有吟诵春花秋月的诗歌,也有似冷风冬雪的杂文;有的一张纸上贴一篇文章,有的一张纸上贴两三篇短文。即便是纸张上的一小块空白,也都用精美的插图点缀。他说这是他父亲亲手制作的。这是我见过的最精美绝伦的“豆腐块”剪贴本。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走到哪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如此这般用时间和恒心装帧起来的“豆腐块”!也许就是当年

的“豆腐块”成就了今天的诗人。哦,对了!他哥哥也是一位著名的报刊专栏作家。

说到读书的方法,我想起南宋淳熙年间,朱熹与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展开的一场学术讨论会。朱熹主张“泛观博览,后归之约”,强调读书要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归纳出简明扼要的道理来。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性,而后使之博览”,是说博览要先学习好基础知识,否则到头来既感悟不到什么道理,又荒废了光阴,只落得两手空空。这次讨论先后延续了十五年时间,可见它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之深刻广泛。时至今日,似仍有深入研究探讨的价值。其实,理论是理论家的事,非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为之。我们能经常挤出时间读几本好书就不错了。欣赏“豆腐块”方式的美文,尤其是读博古今、论长短、话沧桑、思得失的“豆腐块”,既能“简约”又可“博览”,何乐而不为呢?

“豆腐块”不需要用太多的人物、情节、环境和语言去反映时代特征,去分析揭示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更不用设置场景、推动情节发展来塑造人物。它不像纯理论文章那样动用古今中外的经典,进行旷日持久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它只要说一个人、一件事,讲述一个故事即可。较之长篇大论的文艺作品,“豆腐块”有自身优势,同样可以烹制出色香俱佳的文字大餐。在《艺文空间》中,艾涓先生说古论今,讲旧事、谈新人。在不长的篇幅里,用丰厚的情感使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跃然纸上,好青年刘半农的“好”,坏军人宋哲元的“坏”,周作人的“苦茶”、“雨斋”和“药房”,丰子恺一派童真的水墨画,林语堂无处不在的幽默,还有徐志摩、钱

钟书……每每给人启迪,读后受益匪浅。

人们终日劳作安顿的是身体,工作之余的阅读才能安顿灵魂。现代社会的快乐生活正在一点一点吞噬着人们宝贵的阅读时间。阅读“豆腐块”文章,也许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最大信息量的最有效方法。“豆腐块”里有歌的悠扬婉转,诗的自然流淌;既有“小题大做”的理论功底,更要有画龙点睛的生花妙笔。《艺文空间》为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阅读那些充满了真知灼见的“豆腐块”,真乃人生一大快事!

在《艺文空间》中,艾涓先生还写到了与之有过交往的当代著名作家、艺术家,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使人们了解了他们的才思情怀,感受到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

艾涓将自己所写的有莫言先生的“豆腐块”集合起来,单列一辑,曰“莫言别传”。莫言与我只是往来电子邮件的朋友,对他2的人生经历了解并不多。“莫言别传”中的一节讲述了这样一件小事:莫言生长在农村,生活清苦,按照当地风俗,八岁那年春节,装作“财神”到一人家讨要饺子,为了躲避熟人,来到乐村。让他初发利市的是一个有高门楼的家庭。“莫言提着瓦罐,拉着冬妹的手,站在大门外,鼻子里似乎闻到了煮饺子的香气。为了饺子,小莫言高声朗诵起来:‘财神爷,站门前,看着你家过新年,……快开门,快开门,开门搬回聚宝盆……送出一个水饺,跑进去一个元宝……’”“大门开了,走出一个与莫言年龄相仿的男孩,端着两个饺子,提着一个纸糊的红灯笼,当莫言伸出瓦罐去接饺子时,两个互相看清了,那个男孩惊诧地叫着:‘是你呀,你就是财神爷?’他把饺子扣进莫言的瓦罐里,笑着回家了,并向家人高喊:‘财神爷是我同

学?’ ”

……

我不知道,这个“豆腐块”讲给人们的是“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大道理,还是仅仅在讲述一个冬天里的童话故事?这个发生在那遥远的年代的小故事,在艾涓先生的笔下,穿越了时空,似乎将已经逝去的岁月又一次拉到我的眼前。在这段小文字后面还有冬妹说的几句话,读着读着我竟屏住呼吸陷入沉思,久久不能平静。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记忆中珍藏着那位中学同学的精美的剪报集。今天,在艾涓先生的这册随笔集里找到了它的影子,让我不能释怀,写下这段文字,重温过去的同时,也祝贺艾涓先生新著的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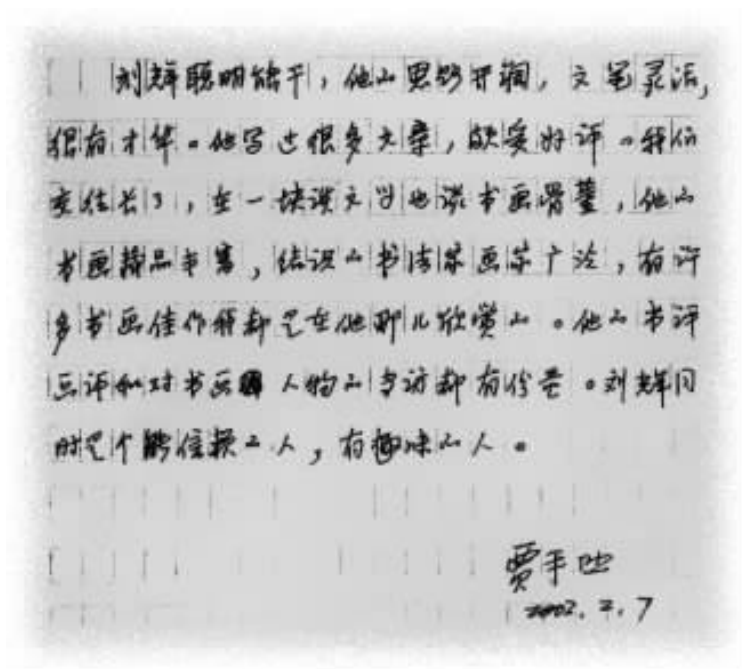
我也作序

我既没有多少天赋,也不勤奋。这样讲,我没有丝毫的谦虚。若说还有些优点的话,我为自己做人真实诚恳而感到自豪。也就因了这点真实诚恳,我十多年来还干了几件像样的事,交了几个真诚的朋友,先后出版了诗集《这边风景》、随笔集《移动的城市》,编辑了几本相关的集子。这些,多少能为我赢回一些做人的尊严。

在拙著《移动的城市》编辑之初,我曾写过一段跋文,题作《为自己辩解》,曰:

这册随笔集选编了我近几年来的一些创作遗迹,其中的《身不由己》,将我的一些心态有所表示,写照了我这些年来的一些经历。

我没有半点的谦虚和伪善。十多年来,除了吃喝拉撒,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干一些身不由己的事,写一些并非自己愿意写的文章上。当然,这是生活所迫,是为了吃喝拉撒,为了衣食住行。我很少有时间能读一些自己愿意读的书、写自己愿意写的文章,偶有闲暇,也被无穷无尽的应酬占去了。这样下来,竟也写了许多作品(似有夸饰之嫌),转过身来读读,感觉还有些意思。虽然大部分作品非性情之作,但每每写起来,我还是很动感情的,也是认认真真的去完成。因为文学



贾平凹为《移动的城市》题词

情结一直扎根在我的心灵深处，在缪斯的关爱下，我努力将文学与新闻融会在一起，探求属于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当然，这是我纯私人化的感觉，也是自家的孩子自家爱。到底如何，只有祈望诸君看完之后发表意见了，但愿不会倒了大家的胃口。

是为跋。

2002年7月3日于虚室

可惜这篇文章写得迟了，没有赶上发排，自然，我的心情也无法向读者表达。因而，在这册书出版之际，我全文引之，算

是对自己和读者有个交待。同时,是因为这册书里仍有一小部分作品需要做些如上引文中的辩解。

在过去的几本书出版时,每次都为书名而伤脑筋,最后是选择一首诗或是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这册随笔集的书名,改变方式,起名《艺文空间》,一则表明书中所录是我身处文化圈和媒体时留下的痕迹,二则也基本能涵盖我这册随笔集的思想内容。

如上所言,我为自己的真实诚恳而骄傲。我的真实诚恳,不但在平常生活中体现,而且,面对各个时代的人和事,写作每一篇文章,我都能真实诚恳如初。因而,当读者朋友愿意拿起拙著阅读时,不管写作的技巧和水平如何,请一定相信,我的感情色彩是丰富的,也是真实的。

借此文,我要感谢这些年来给予我各个方面帮助和支持的师长、朋友,即使是后来伤了我的心、或者是也让他们伤了心的朋友,我依然感谢。我怀念那些美好的日子。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王石平兄,这册书里收录的大部分图版,都是由他翻拍而成。另外,我还要期望那些熟悉的朋友在读了与他们有关的文章后,原谅我的直率和真诚,即使这直率和真诚让人无法接受。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只是不带半点虚伪和伪善地记述我人生的经历。

今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季节,所有的人都在与突如其来的瘟疫“非典”作斗争,心情是烦乱的。我也如此,因而这篇文章也是词不达意,还请读者诸君见谅。

2003年5月15日于省府白楼

目
录

人物草稿 ▶

- | | |
|----|------------|
| 3 | 别记宋哲元 |
| 5 | 好青年刘半农 |
| 8 | 刘半农与赛金花 |
| 12 | 周作人与丰子恺 |
| 15 | 钱钟书与韩石山 |
| 18 | 刘半农《复王敬轩书》 |
| 20 | 林语堂的幽默 |
| 28 | 徐志摩:诗化的人生 |
| 37 | 京城纪事 |
| 44 | 远 情 |
| 47 | 漫话庸非 |
| 51 | 寻找老顽童 |
| 53 | 加减温迪雅 |
| 56 | 闲话少默老 |
| 60 | 我写卫俊秀 |
| 68 | 春日访邱老 |

- 72 “阿工”邹宗绪
- 75 闲话平凹
- 78 萧焕之韵
- 80 话说马海舟
- 83 鲁人杨作敬
- 86 “天马”画家郭广业
- 89 女书家邱宗康
- 92 闲谈王石平
- 96 解读樊洲
- 99 古城玩家
- 102 画家长索
- 104 弱女子刘宏伟
- 事也关己 ▶
- 109 闲话九八文坛
- 120 谁来打丁绍光的假
- 122 陕南陕北关中人
- 130 我与“家庭”
- 132 我在 1997
- 134 小人微言
- 136 也说“三寸金莲”
- 143 做自己的上帝

145	老 Q 别传
148	如厕读书
150	看球侃球
152	扬名“新招”
155	抢 聘
158	别 趣
160	“吃软饭”的等级
163	大散文与《紫藤园夜话》
167	“不知为知之”之过
169	感受时代
171	九八文坛作假多
174	作序小议
莫言别传 ▶	
179	写在前面
181	走进红高粱家族
188	红高粱家族的叛逆者
196	莫言轶事趣闻
207	与莫言对话
217	艾涓小像(代跋)

人物草稿

人物草稿

人物草稿

别记宋哲元

人生往往是无常的,有时甚至会让人啼笑皆非。而对于某一个人来讲,他的一生会有一些超乎常态的行为惊诧世人,譬如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宋哲元将军。

多种资料表明,宋哲元是一位抗日英雄,声名俱佳。就连最具权威的《辞海》有关宋哲元的词条也是这样写的:“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字明轩。早年在冯玉祥部任旅长、师长。后历任热河都统、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率部在长城喜峰口抗击日本侵略军,不久在蒋介石指示下停止抗战。1935年华北事变中,任察冀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1937年七七事变中,所部曾奋起抗战。后历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平铺直叙中,多有光彩闪现,可又有多少读者了解,就是这位宋哲元将军,曾经在陕西任职期间,杀戮过被其俘虏的陕军五千余人。我不敢说这是创史记(当然,如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大屠杀罪行除外),但也是骇人听闻的。记得曾看过一部电影《罗马大屠杀》,讲的是德国法西斯用罗马四百余众的性命赔偿其士兵四十余人的性命,然而比起宋哲元杀戮被俘同胞来说,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地方势力也开始独霸一方，各自为政，时任国民党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的宋哲元于1928年初，亲率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围攻凤翔县城。在固若金汤的城下攻打了一年之久，才获成功。为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决定将所俘五千余人全部杀掉。1928年8月28日上午八时许，宋哲元亲临宝鸡凤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的关帝庙门口，端坐在那里“一面喝茶，一面谈笑”，眼见着刽子手一刀刀地将俘虏砍入枯井之中，他若无其事地如在欣赏着一出“戏剧表演一般”，声容不为所动。在他眼下逃命的仅有一个年轻人，是在这个青年的父亲扑向刀口保护儿子时，在旁的下属为其求情而活命。

在这次大杀戮中，据说倒有千余名俘虏幸免于难。那是因为冯玉祥部第十三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惨无人道，而且也违反了“优遇已无战斗力的俘虏”的人道主义原则，私自令手下只杀了百余名老弱病残者，而将千余名青壮年俘虏偷偷放走。

既是事实，就应有历史记载，但我们很难从宋哲元的生平简介中见到。读者若有兴趣，不妨去查阅《凤翔县志》，或是走访耄耋老人，从中可知晓一二。当然，能找到一册《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上面有参与这次杀戮的张宣武先生撰写的《宋哲元杀戮陕军五千人目击记》，较为详实地记录了宋哲元的一生中，曾有过的惨无人道的行为。张宣武先生时任冯玉祥部第十三军军部手枪营代理营长。该手枪营在这次杀戮中，担负着执刀杀人的任务。

好青年刘半农



日文版《赛金花》封面，出版日期为“昭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很小的时候，提起刘姓中有名望的人物，爷爷总会在一连串的帝王将相之后，感叹一声：“要说还有一位刘半农，在二三十年代风光不小，可惜走得太早，那可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刘半农在我的脑海便扎下了根。到了我长大成人，弄起了文学这玩意，才真正了解了我的这位一家子人物，也逐渐地喜欢上了他，常常装模作样地学起他来。

刘半农在祖辈眼里是好青年，我想大概不外乎来自于这几个方面的总结：他率真，不作假，肯说话，不投机，也不怕别人骂；他的天真烂漫，对什么人没有恶意。我的这位一家子，年轻的时候，给自己起过一个很女性化的笔名“半依”，有人取笑他，于是他很认真地改做“半农”。半农这个笔名决定了他文学的追求，他作为诗人，创作主要取材于下层人民生活，获得了“平民讲座”的称誉。

五四运动期间,刘半农写了大量的文章,尤其是《复王敬轩书》文与《教我如何不想她》诗,颇为轰动,流传深远。他的诗文清秀流利,在攻击一切封建事物时却又最为尖锐。当时有人曾称其作品“清淡时有如微风淡月,浓重时有如狂风急雨”。他虽然没有学历,但颇受陈独秀赏识。在陈独秀做了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刘半农被聘到北大教书。依周作人先生讲,在五四期间,“当时应援这运动的新力军,没有比他更出力的了。”他是“替新思想说话的健将之一”。到了北大,“刘君最初是教预科的国文,选材新颖,又依照西文规则,细加标点,再三校改,不厌求精,这种讲义现在如有人保存着,拿出来看看也是有意义的事情,可以看出他的一种特色。”只可惜,就这样一位受人称赞的教授,却被胡适等人小瞧,对他态度多有讥讽。受不了因无学历被人瞧不起刺激的刘半农,负气赴法留学,专攻语音,最终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回国。

刘半农是最能令人惊诧的文坛人物。他的为人为文,都留下不少美谈与非议。可能最让时人称奇的,要数为名妓赛金花作传一事了。他曾有过一段很著名的评价,即本世纪初,中国出了两个活宝: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前者是慈禧太后,后者就是名妓赛金花。也就是为了给这个可怜的活宝作传,刘半农甘愿自己掏着饭菜钱请来赛金花,由他提问,赛金花回答,他的学生商鸿逵记录。后来在刘半农去世以后以《赛金花》名出版。日本以《赛金花传》翻译成日文出版。当时,有好多著名人物议说刘半农之举,连开文坛风气之先的胡适也惊异:“大学教授为妓女作传,还史无前例。”我想这也是应了刘半农的“真”和“天真烂漫”所为吧。曾经,鲁迅先生“将

韬略比作一间仓库”，评价胡适是门上贴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惑。”门是紧紧关闭。陈独秀是外面竖了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门是敞开的。只有“半农却是令人不觉有武器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这是很好的评价，更是将刘半农放在了“好青年”这个座位。只可惜，在1943年年初，刘半农参加学术考察团到内蒙去，不幸患上了“归血热”，于当年7月14日去世。要是能活到世纪末，一定会为中国文坛留下无数佳作，成为国宝级人物。当然，英年早逝也并非不是好事，想他那种口无遮拦，敢讲真话，又天真烂漫的性格，若是遇到“反右”与“文化大革命”，说不定会死得更惨，连一个好青年的荣誉也沾不上了。